

Driver's Seat

駕
車

徐為義譯

他躺在睡椅上，睡着了，手上的那本書也掉在地板上。午夜剛過，電話鈴響時，他真想塞住耳朵，繼續完成他的美夢。此時，他正夢着把定婚戒指送給菲麗絲。她說：「今年夏天我們可以結婚了」。

美夢消失了，醒來時總有一陣迷茫若有所失的愁悵。他躺在睡椅上諦聽屋外夏夜的雨聲，不去理會電話鈴聲。假如她尚在人世，那麼他們就可照原來計劃在去年結婚。而這個月正好是慶祝他們結婚周年的時候。假如……他站起來走向電話。他是個三十出頭的高個子，黑髮、帶着疲乏而孤獨的眼神。

「我是馬施德大夫」他說，自從菲麗絲死後，他全部的生活就是工作。當在急診室值班的護士戴安妮，告訴他有件車禍發生，他精神立刻提起。病人的眼睛被破玻璃刺傷了。

戴安妮停了一下，又說「大夫……」不是護士招呼醫生公式化的聲調，而是如對朋友一般溫和的聲調。朋友？戴安妮來這個紀念醫院有六、七個月了，但是馬大夫還記不起她的模樣兒，自從菲麗絲死後，別的女孩子都不能給他任何印象。

「大夫，病人的太太說他們認識你。」

「噢！病人是誰？」

「許德仁先生。」

馬醫生怔住了。許德仁？又撞車了？又把別人的生命拿來開玩笑？這一次可傷了他自己了！好極

了！

馬大夫對自己這份滿足，甚至是快樂的感覺，感到很吃驚，他沒想到他對許德仁的怨恨是如此地深刻。

為姓許的治病嗎？我不幹，辦不到：馬大夫想，這未免要求得太過份了。

「戴安妮，也許藍大夫……」。城裏只有兩位眼科大夫。他和藍大夫。

「他正在渡假，大夫，你不是答應替他看病人嗎？」

馬大夫為了急於想個脫身之計，也許有點失態。既然藍大夫不在。這事也無法避免了。他只好說：「好吧，我就來。」

馬大夫從認識許德仁開始，就看不慣他。但他總以為這是因為自己對那些不務正業的人一種不能容忍。姓許的是個公子哥兒。玩着賣房地產的生意，對任何事抱着滿不在乎的態度。那時，他已和菲麗絲最要好的朋友娜娜定婚了。他們兩對時常一起出遊。馬大夫這樣做只是為了討好菲麗絲。他為菲麗絲任何事都願意做。他願給菲麗絲任何東西，只要他能力所及。因為菲麗絲本人也是非常開朗而慷慨的人。

他們第一次認識的時候，她是兒童醫院的新接待員。那時，她正拿着一包口香糖給一個腿上包紮着皮帶、滿臉雀斑的小孩子。那是她對小孩子的笑容打動了馬大夫的心。當她抬起頭來時，她那藍色

眸子裡的笑意更加深了，雖然一言未交，却已一見鍾情。

多麼慶幸地，他認識了她，但又失去了她。就是因為許德仁！啊多麼冤枉！

姓許的駕車跟他做別的事一樣。滿不在乎，每次馬大夫叫他小心點，他總是笑着說：「是誰在開車？大夫，是你還是我？」

對於一年前某一晚上發生的那件事，馬大夫有點怪自己。那時許德仁和娜娜已結了婚。他們四人正跳完舞回家。許德仁又在賣弄他的新車子；而且他也有點醉了。那時他不該顧到許德仁的抗議，堅持由他來駕車。如果他駕了車……但他沒有。忽然間，車子在潮濕的公路上滑了起來，在一位轉彎處翻了車。……

現在回憶起這件事，不但悲傷悔恨不已，而且希望今晚他不是個醫生。他願他一生的今晚是什麼都好，只要不是位醫生。

一年多來，他一直迴避着許家夫婦，避不見他們，對他們電話中留下的話置之不理。這樣可以免去減輕他的悲痛。而現在呢，他不但必須見到他們，而且要把許德仁的眼睛補好；好讓他再駕車……也許會再撞死什麼人。

停好車子，馬大夫很不情願地走進急診室。戴安妮坐在走廊上的抬子上。娜娜就坐在她近邊的椅子上，額上綁着綳帶，散亂的黑髮，蒼白的面容。她站了起來。擋住了他的去路，「馬大夫，這麼久了，我們很了解。但是，假如你知道他今晚是多麼地痛悔，多麼地難過……今晚，有個人在雨中從路邊橫過去……我們只好讓他……太快了，真德仁大聲禱告，這次該是他了……」。

真可惜不是！馬大夫逡巡推門進入外科手術室。

洗過了手，穿上白衣服，戴上口罩。一個護士已把橡皮手套張在面前等着，他把手伸進去。動作很不情願似地走向手術台。一位麻醉醫生，一位駐院醫生，及兩位護士都在那兒等着了。低下頭看着德仁。經過了麻醉，他已鬆軟地躺在那兒。似乎在半睡眠狀態。

「都準備好了，馬大夫！」一位護士說。

「是你嗎？馬大夫！」許德仁迷糊地問。

「是的」。

「現在……現在……由你來駕車了。」他又沉入了半睡眠狀態。

呵，不錯，在這房間裡是由馬大夫駕駛的。不

管乘客是誰——即使是魔鬼本身——馬施德醫生都得安全地、小心地駕駛，要運用他所有的知識和技術。

四十七分鐘的手術就像是歷時四十七天似；當他們把德仁推走後，馬大夫拉下面罩，精疲力盡。好了。就這樣，德仁的眼睛補好了。現在就幹什麼好呢？好好地喝一杯。但是，他得告訴娜娜，一切都如意。

她含着淚道謝。緊張除去後的寬慰，使她連話都說得不連貫。

「我非常地愛他，馬大夫。他內心的悔恨不是你能了解的。今天晚上。當我剎車時。我知道他內心的感覺……」。

馬大夫看着他，謹慎地問：「是妳剎車？是妳開車的？」

「是的，他後來很少駕車。自從……他永遠不能去懷。永遠不能淡忘……馬大夫，我可以去看他嗎？」

「可以」。

她走後，他走到玻璃門前。凝視着夏夜的雨。思索着，兩次的車禍……菲麗絲；許德仁的眼睛！娜娜的駕車。對於這一切，冥冥中必有個安排，有個緣由。他不知道是誰是怎樣安排。無論許德仁在駕駛座上，或馬大夫在開刀房裡。都不是由他們操縱，而是由安排的那個「人」來駕駛。此刻，不是馬施德大夫想起這點的好時刻？此刻，不是他接受這事實的安排的時候嗎？

他不知站了多久了。但也足夠使他心靈得到平靜。平靜、滿足，還是每次幫助病人後得到的心靈的平靜和滿足。

在他身後，戴安妮說「有現煮的咖啡，大夫，要喝點嗎？」

他轉過去，一瞬間：一件特別的事情發生了。戴安妮的模樣現在他腦海裡，棕色的眼睛，褐色的頭髮，大約五呎三吋。一百十磅。修美的腿。對於一位從來不會給你印象的女孩子，這已經很多了。

他含笑地說：「謝謝妳，戴安妮。現煮的咖啡一定很夠味兒。」

「時代又不同了！」

